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引言

1. 本报告所述期间为2023年1月至12月，报告系按照安全理事会第2467(2019)号决议提交。安理会在上述决议中要求我每年报告第1820(2008)、1888(2009)、1960(2010)和2106(2013)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就战略行动提出建议。

2. 2023年，冲突的爆发和升级使平民面临更严重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而武器扩散和军事化加剧又助长了这种暴力。在境内和跨境流离失所者人数创下新高的情况下，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的武器持有者针对平民实施强奸、轮奸和绑架。性暴力限制了妇女的生计和女童受教育的机会，同时也为武装和暴力极端主义团体创造了利润，包括通过冲突驱动的以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妇女和女童受到性暴力的影响尤为严重，但在关于和平与安全问题的关键决策论坛上，妇女的声音仍然微弱乃至缺失。正如我在关于《新和平纲领》的政策简报(A/77/CRP.1/Add.8)中所强调，转变围绕和平与安全的性别权力动态，对于消除一切形式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至关重要。各国应确保妇女的平等权利，努力实现妇女在所有领域的平等参与，正如我在人权行动呼吁中所概述的那样，同时确保和平与安全工作触及冲突的性别动态问题，合力消除这一祸害。

3. 本报告中使用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一词是指与冲突有着直接或间接联系的，针对妇女、男子、女童或男童实施的强奸、性奴役、强迫卖淫、强迫怀孕、强迫堕胎、强迫绝育、强迫婚姻和严重程度与之相当的任何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这种联系可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施害者类型特征，施害者往往可能属于国家或非国家武装团体，包括被安全理事会指认的恐怖主义团体；受害者类型特征，受害者往往可能是受迫害的政治、族裔或宗教少数群体的实际或认定成员，或因实际或认定的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成为目标；其他当前情况，如有罪不罚的氛围；跨境后果，如流离失所或人口贩运；以及(或)违反停火协定

* 由于提交文件单位无法控制的技术原因，本报告在截止日期之后提交会议事务部门处理。



的规定。这一用语还包括在武装冲突局势中实施的为性暴力和(或)性剥削目的贩运人口的行为。

4. 尽管许多社区受到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威胁、发生或遗留问题的影响，但本报告侧重于有关信息业经联合国核实的国家。本报告应结合以前的 14 次报告阅读，这些报告累计构成对 58 个当事方(见附件)的列名依据。被列名的大多数当事方是非国家行为体，其中一些已根据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1989(2011)和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制裁名单被指认为恐怖主义团体。被列名的国家军队和警察部队必须制定具体、有时限的承诺和行动计划来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它们被禁止参加联合国和平行动。切实履行承诺，包括停止此类暴力，是当事方除名的一个关键考虑因素。包括非国家武装团体在内的所有冲突当事方必须执行行动计划，按照它们依据国际人道法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应承担的义务预防和应对性暴力问题。

5. 妇女保护顾问就与冲突各方的接触提供咨询意见，并在实地牵头落实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监测、分析和报告安排。部署妇女保护顾问确保了更及时、准确和可靠地提供信息。迄今为止，安全理事会在授权和延长 10 个和平行动的任务时，明确要求部署妇女保护顾问。有 3 个维持和平特派团和 4 个特别政治任务建立了专门的监测安排，并采取有效行动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包括将此类暴力的预警指标纳入各自的保护框架。要深化可靠信息和证据的基础，需要在国家和区域层面持续展现政治决心，持续提供资源。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67(2019)号决议，首次向非特派团环境，即向乌克兰部署了妇女保护顾问，负责支持执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并按照联合国与乌克兰政府签署的合作框架建设国家机构的能力。在区域层面，2023 年向联合国驻非洲联盟办事处和秘书长非洲之角问题特使办公室部署了首位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专家，负责与非洲联盟机构接触，监测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区域模式和跨境层面。随着在马里和苏丹的和平行动加速缩编，联合国系统各实体在持续执行安全理事会关于冲突中性暴力的决议方面遇到了重大挑战，包括在监测、分析和报告安排的持续运作以及与各方的接触方面。必须确保在过渡规划中纳入与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有关的优先事项，并为此分配充足的资源。在这方面，及时部署妇女保护顾问属于得到广泛认可的优先事项，但人力和预算资源水平却远远无法与挑战的规模匹配。在本报告所述的 20 多个国家中，只有 8 个国家部署了这类专家。

6. 2023 年，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这一机构间网络继续凝聚 25 个成员实体的力量，共同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该网络是我的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促进“一体行动”努力的主要协调论坛。该网络还通过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多伙伴信托基金在国家一级提供战略支助。通过这一集合资金制定方案，推进了安理会第 2467(2019)号决议所述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2023 年，联合国反性暴行动继续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创新项目，使数百名从事手工采矿业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得以获得医疗、社会心理、法律和

重返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支助。该网络的6个实体还着手在乌克兰实施了一个协调有序的多部门项目，按照联合国与乌克兰政府合作框架执行计划的所有五个支柱，建设相关利益攸关方的能力，使其能够预防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并增强幸存者的权能。在马里，一个联合国反性暴行动项目通过开展提高认识活动以及向幸存者、强奸所生儿童及其社区提供重返社会经济生活的多部门援助，直接支助了6 500多名受益人。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面对流离失所者营地及其周边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激增现象，该网络开展联合宣传，呼吁立即采取行动，保护当地的妇女和女童。该网络继续促进知识共享，举行圆桌讨论，探讨武器扩散和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之间的联系以及在寻求过渡期正义过程中采取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该网络推出了预防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框架和一份白皮书，介绍了私营部门参与支持打击这一罪行的各种机会。为提高公众意识，该网络于2023年6月20日至8月28日在联合国总部举办摄影展，吸引了约5万名访客。

7. 2023年，法治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根据安全理事会第1888(2009)号决议规定的任务，继续协助十几个国家的国家当局加强法治机构，以增进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责任追究。在中非共和国，专家组和其他联合国伙伴同政府和民间社会行为体一道组织了一次追责问题高级别圆桌会议，就加强对性暴力罪行的司法应对确定了优先事项。专家组还应特别刑事法院调查法官的请求，就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受害者面谈技巧举办了培训。在哥伦比亚，专家组与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接触，确定今后的支助优先事项。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专家组部署了一名本国专家，对涉及国际罪行(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指控的待决案件进行摸底，以评估典型案件所需的技术和物质支持。在几内亚，专家组向包括治安法官在内的司法行为体提供以解决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为重点的技术援助，这些司法行为体参与起诉被控对2009年9月28日几内亚大屠杀和大规模强奸事件负有责任的前总统穆萨·达迪斯·卡马拉和其他10名男子。在马里，专家组与负责起诉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国家主管部门就4起案件进行了互动合作，这些案件涉及马里北部146名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受害者，自2013年以来一直有待法院审理(见S/2023/413)。在利比亚，专家组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合作，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国家刑事司法应对情况进行摸底，确定了支助优先事项。在乌克兰，为支持落实合作框架，专家组发起了关于加强以幸存者为中心的调查和起诉性暴力犯罪的办法的能力建设会议，定期向检察长办公室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专门单位提供咨询意见，并向该单位派驻一名国际刑法专家，指导检察官并协助准备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专家组还编写了对乌克兰《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拟议修正案的法律分析，分享给国家主管部门，并提供法律咨询，包括就幸存者临时赔偿法草案提供咨询。在编写本报告时，该草案已提交乌克兰议会。专家组支持乌克兰国家警察和南苏丹国家警察署等国家执法机构建设预防、调查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能力。为了建立可供行动的证据基础，专家组与联合国其他实体协调，继续传播对恐怖主义背景下实施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进行追责的经验教训，并就此种暴力与贩运的联系开展研究。

8. 我认识到冲突当事方实施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不同于联合国工作人员、相关人员和执行伙伴在复杂行动环境中可能犯下的性剥削和性虐待事件，但重申将致力于改进本组织预防和处理此类行为的方式。我在关于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的特别措施的报告(A/78/774)中，说明了为加强全系统的应对和确保全面执行零容忍政策所作的努力。

二. 性暴力，包括将其用作战争和恐怖主义手段：模式、趋势和新出现的关切

9. 本报告概述了经联合国核实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事件。报告反映了所记录案件的严重性和残酷性，但不求反映这一罪行在全球范围内的规模和普遍程度。在日益严峻的政治和安全危机中，性暴力继续被用作战争、酷刑和恐怖主义的手段。平民，特别是流离失所、难民和移民妇女和女童，成为国家和非国家武装团体强奸、轮奸和绑架的目标，而这些团体却不受惩罚，从而加剧了武装冲突局势。在此背景下，不断升级的暴力循环阻碍或提前终止了刚果民主共和国、马里、南苏丹和苏丹和平进程的实施。联合国指认的恐怖主义团体、其他非国家武装团体和跨国犯罪网络将性暴力作为一种手段，以此鼓励招募、掌控地盘和利润丰厚的自然资源。行为体的这种复杂性增加了责任归属的难度，削弱了对这些罪行的追责。2023年，在本报告所述的几乎所有环境中，人道准入都受到严重限制。海地、马里、缅甸、苏丹和乌克兰以及巴勒斯坦国发生的对卫生保健中心的袭击，限制了包括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在内的救生服务的获取。利比亚的受害者和苏丹的卫生工作者遭到武装行为体的威胁，而在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据报人权维护者遭到骚扰和报复。联合国在苏丹和马里的和平行动的撤出，影响了为幸存者提供支助的各组织和网络提供服务时的安全状况。与此同时，通过数字领域发出的威胁，包括厌恶女性的仇恨言论、性别化虚假信息和煽动暴力行为，进一步阻碍了妇女参与公共生活，而几代人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果也出现了全球性的倒退。

10. 2023年，武器持有者据报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缅甸、南苏丹和苏丹实施了性暴力罪行，这表明轻小武器及其弹药的非法扩散和广泛供应直接助长了性暴力事件(见 S/2023/823)。武器扩散助长了武装冲突，进而催生了助长实施性暴力而不受惩罚的环境。根据联合国的研究，在有数据可查的情况下，约70%至90%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事件涉及轻小武器。此外，性暴力在战争的政治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以及在绑架中越来越多地使用和威胁使用性暴力来勒索更高赎金，为武装团体带来了收入。

11. 流离失所、难民和移民妇女和女童继续面临更严重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尤其是在布基纳法索、刚果民主共和国、莫桑比克、尼日利亚、索马里、南苏丹和苏丹。所有这些国家都发生了武器持有者性侵这类妇女和女童的事件。然而，以国家局势为重点的监测并没有充分反映这些性暴力罪行的区域动态和影响，因为妇女和女童可能经历多次流离失所，并作为流离失所者、回返者或难民遭遇相应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风险。在乌克兰，妇女和儿童占500万境内流

离失所者和 600 万第三国难民的绝大多数，在长期流离失所的情况下，持续面临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风险。受冲突影响环境中的移民和难民妇女和女童，特别是被关押在拘留设施中的妇女和女童，面临更高的性暴力风险，在利比亚和也门尤其如此。粮食不安全进一步助长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模式。例如，在阿富汗，随着事实上的管辖当局奉行剥夺妇女和女童受教育机会和经济机会的政策，严峻的流离失所、极端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状况加剧了强迫婚姻和童婚等有害应对机制。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武装敌对行动引发流离失所，并导致流离失所营地及其周边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发生率激增。在流离失所者营地，经济上走投无路的流离失所妇女和女童被迫以卖淫为生。埃塞俄比亚问题国际人权专家委员会收到的机密资料显示，在提格雷州靠近武装部队(尤其是厄立特里亚国防军)大院或军营的地方，存在接受性剥削以换取食物以及持续的性奴役和童工现象(A/HRC/54/CRP.3)。在利比亚，流离失所、移民和难民妇女和女童据报遭到拘留和性虐待，以换取食物。显然，粮食不安全增加了遭受性暴力的风险，而性暴力反过来又往往导致社会经济边缘化，加剧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风险。

12. 在法治和国家权力仍然薄弱的几个受冲突影响地区，继续有报告称在绑架和人口贩运过程中发生了性暴力和性剥削，包括联合国指认的恐怖主义团体犯下的性暴力和性剥削。在存在非国家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伙的冲突环境中，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作为一种性暴力形式继续存在(见 A/78/172)。在哥伦比亚，妇女和女童因性暴力或因身处边境地区而被迫流离失所，边境地区尤其受到冲突驱动的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活动的影响，武装行为体和有组织犯罪集团利用这些活动为自身行动提供资金。在马里，武装冲突以及武装团体对平民的持续攻击导致大规模流离失所，使妇女和女童更有可能遭遇绑架、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和强迫婚姻。在南苏丹，在对敌对社区进行集体惩罚时会采用绑架、性奴役和强迫婚姻。在苏丹，有报告显示，在喀土穆被绑架的妇女和女童被带到该国其他地区，特别是达尔富尔地区。在中非共和国和莫桑比克，妇女和女童遭到非国家武装团体的绑架、囚禁和性奴役，有时被囚禁长达数年。这些妇女和女童在获释后，仍有可能继续受到长期的健康和心理影响。

13. 过去一年，基于性别的仇恨言论、性别化虚假信息和煽动暴力行为明显增加，强奸、威胁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被用来羞辱和攻击目标社区和政治对手。在苏丹，有迹象表明袭击是出于族裔或种族动机，尤其是在西达尔富尔，当地的非阿拉伯妇女在一些情况下遭到性暴力侵害。在缅甸，网上骚扰专门针对与抵抗运动有关联的妇女，包括发布露骨图片、发表带有性意味和极端民族主义叙事色彩的歧视性言论、煽动人身暴力。2023 年，性暴力继续被用作政治暴力手段，用来恐吓和惩罚反对者及其家人以及妇女人权维护者。性暴力被用作压制妇女参与公共生活的手段，从而阻碍她们参政，利比亚和也门便是这种情况。

14.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不是一个同质群体，因此需要进行交叉分析，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本报告记录了针对妇女、女童、男子、男童和具有不同性取向和(或)性别认同、种族和族裔的

人以及残疾人的案件，这些人的年龄从 3 岁到 70 岁不等。在喀麦隆、利比亚和莫桑比克，妇女和女童在家中、路上和(或)从事基本生计活动时遭到袭击。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伴随着极端的人身暴力，袭击过程中造成的致命伤或将物体插入受害者体内就是证明。2023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缅甸出现了强奸后即决处决受害者的报告，这表明有必要建立法证能力，加强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施害者的调查和追责。尽管妇女和女童在受害者中仍占绝大多数，但男子、男童和多元性别认同者也受到影响。所报告的针对男子和男童的事件大多发生在拘留场所，包括强奸、威胁强奸、电击或击打生殖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在受冲突影响和流离失所的环境中极易遭受性暴力，包括以性暴力作为一种迫害形式。

15. 关于因强奸而怀孕的妇女和女童，我的特别报告(S/2022/77)的发布使这一问题得到了更多关注。根据记录，频频发生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导致怀孕的事件往往与绑架、招募、性奴役和囚禁情况下的强迫婚姻有关。这些幸存者往往被视为与武装团体存在关联，因而被排除在社区网络之外并陷入贫困。

16. 对性暴力受害者的污名化继续导致社会经济排斥现象。在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和索马里，性暴力继续破坏家庭关系和网络。受害者在遇袭后受到指责，幸存者被丈夫和家人抛弃。在伊拉克和莫桑比克，社会污名化和有害社会规范阻碍了返回的前被绑架者及其子女重新融入社会。在利比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受过拘留的妇女往往被推定为受过强奸，这造成了严重的污名化，可能导致家庭和社区的排斥。在马里，一个可资借鉴的进展是，伊斯兰高等理事会发布了一项禁止性暴力的法特瓦，朝着解决污名化问题迈出了重要一步。

17.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不受惩罚仍然是常态。正式责任追究制度的缺失往往导致人们诉诸习惯法，而这往往不利于幸存者，索马里和南苏丹便是这种情况。由于缺乏法律援助，前往主管当局的路途遥远，加上安全风险和往往令人却步的旅行和诉讼费用，许多受害者难以利用正式的司法系统。正如在阿富汗、中非共和国和利比亚观察到的那样，受害者往往因害怕报复和污名化而拒绝提出控告。司法官员和律师也因其调查和起诉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工作而遭到报复，这一点在缅甸已有报告。2023 年 5 月，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一个国家法院成功起诉了强迫怀孕罪，判定玛伊-玛伊愤怒公民组织的一名前派系领导人犯有危害人类罪，判处其无期徒刑，这在全球尚属首例。在哥伦比亚，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于 2023 年 9 月正式启动第 11 号宏观案件，调查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人民军(哥人民军)与国家行为体冲突期间针对平民以及在双方队伍内部发生的基于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在中非共和国，福斯坦·阿尔尚热·图瓦德拉总统颁布了一项法律，将特别刑事法院的诉讼程序延长至 2028 年，上诉分庭维持了 2022 年对武装团体“回归、索回和复原”一名指挥官的定罪，此人因其下属实施强奸而依据指挥责任被定罪(见 S/2023/413)。为了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赔偿性司法，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奇隆博总统根据 2022 年通过的一项法律为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受害者设立了赔偿基金，规定将采矿特许权使用费的 11%划拨给该基金。在伊拉克，政府批准拨款 1 200 万美元，

用于实施《雅兹迪女性幸存者支助法》，根据该法，批准了 1 600 份赔偿申请，涉及曾遭达伊沙囚禁的雅兹迪妇女和儿童以及土库曼妇女、沙巴克妇女和基督教妇女。大多数幸存者已开始按月领取赔偿金。在危地马拉，为纪念对塞普尔·扎尔科案作出向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受害者提供变革性赔偿的历史性裁决八周年，政府宣布 2 月 26 日为全国性暴力受害者以及性奴役和家庭奴役受害者日，并承诺确保在幸存者的充分参与下执行该裁决。

18. 总体而言，尽管安全理事会自 2008 年以来建立了强有力的框架，包括通过第 1888(2009)、1960(2010)、2106(2013)、2331(2016)和 2467(2019)号决议，但冲突当事方遵守适用的国际准则的程度仍然不高。本报告所列当事方有 70%以上属于惯犯，意味着它们已在附件中列名五年或五年以上而没有采取补救或纠正行动。为了加强遵守和预防，必须加强秘书长年度报告所附名单与制裁委员会列名和指认当事方接受制裁措施的做法之间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安全理事会关于海地的第 2653(2022)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在 2023 年又指认了 4 名个人，这 4 人从事威胁海地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各种活动，包括强奸、谋杀和绑架勒索。本报告附件也将他们列入名单。另一方面，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任务结束，相关制裁制度被终止，从而失去了一个就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收集信息和与各方接触的重要切入点。2023 年，在苏丹爆发冲突并出现令人不安的有关性暴力的报告之后，我的特别代表继续与本报告所列当事方，特别是快速支援部队和苏丹武装部队进行接触，商讨采取紧急措施，预防和遏制性暴力并对此类暴力行为施害者追究责任。对于以联合或单方面公报或合作框架形式作出承诺的当事方而言，执行力度仍然有限。不过，观察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在中非共和国，总统将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别暴力的国家行动计划延长至 2026 年。在哥伦比亚，在联合国的支持下，继续筹备启动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的首个国家行动计划，其中纳入了关于保护、包括保护免受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具体支柱。

19. 在停火和政治进程、安全部门改革和军备控制方面转变性别权力动态，对于遏制性暴力至关重要。尤其需要持续关注政治接触和外交接触，以便在和平谈判和协议中处理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并确保将性暴力作为禁止行为纳入停火协议的定义和监测框架。在哥伦比亚，令人鼓舞的是，政府与民族解放军和中央参谋部(前哥人民军的一个异见团体)之间的停火协议列入了要求保护平民和尊重国际人道法的条款，但这些协议尚未明确禁止性暴力。促进性别平等和包容各方的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方案、武器管理方案和减少社区暴力方案有望解决性暴力问题，但必须开展更多工作，确保在前战斗人员加入国家武装部队和安全部队前对其进行审查，排除据信涉嫌或被判定犯有性暴力罪行的个人，因为这对于增进公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和信心至关重要。由于机构能力有限，必须采取针对具体情况的做法，刚果民主共和国组建支持刚果武装部队的新预备部队的法律就说明了这一点。虽然该法禁止因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而被定罪的武装团体成员加入预备部队，但由于该国定罪率较低，特别是对非国家武装团体成员的定罪率较低，那些牵涉此类严重违反行为的人仍有资格加入。

20. 军控和裁军文书是重要的预防工具。根据《武器贸易条约》(2013年), 缔约国在批准武器出口之前, 必须全面评估出口武器的潜在风险, 包括武器是否可被用于实施或协助实施严重的性别暴力行为或严重的侵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2023年, 各国承诺在国家常规弹药转让管制制度中考虑流散弹药被用于实施性别暴力的风险, 为此通过了《常规弹药全周期管理全球框架》(见第 78/47 号决议和 A/78/111)。总的来看, 必须持续开展这些努力, 并在过渡时期更有侧重点, 从而确保保护平民, 包括保护他们免遭性暴力, 并防止此类罪行再次发生。

三. 受冲突影响环境中的性暴力

阿富汗

21. 2023年, 塔利班事实当局几乎将妇女和女童从公共生活中抹去。拘留设施中依然存在身心折磨和虐待, 包括性暴力(见 A/78/338)。阿富汗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和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收到了关于殴打、任意逮捕和拘留女性抗议者的可靠报告, 塔利班官员为了获取示威组织者的信息, 对她们实施往往构成酷刑的性别暴力, 包括性暴力(A/HRC/53/21 和 A/HRC/55/80)。由于存在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以及害怕报复, 数据仍然难以获得, 而前几年保护和预防机制的撤销, 包括起诉暴力侵害妇女行为的特别法庭和庇护所的撤销, 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2023年,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联阿援助团)核对了针对 6 名妇女的性暴力事件, 包括强奸和强奸未遂, 所有这些事件都牵涉到塔利班事实当局官员。在监测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工作中, 联合国核对了事实当局和身份不明的施害者对 6 名女童和 6 名男童实施的强奸和其他形式性暴力。由于污名化和害怕报复, 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记录工作长期面临巨大障碍, 而在妇女行动受限以及被排除在司法和安全部门之外后, 这些障碍愈发严重。可靠报告显示, 大多数幸存者没有提出正式控告, 对传统争议解决机制的依赖依然存在, 而这种机制将家庭荣誉置于受害者权利之上。此外, 由于有罪不罚风气盛行, 事实当局颁布的禁止强迫婚姻的法令形同虚设。严格限制阿富汗妇女为联合国工作以及禁止妇女为非政府组织工作, 增加了援助无法送达妇女、包括无法送达幸存者的风险。公民空间继续受到压制, 支持人权的组织越来越多地成为攻击目标, 包括在网上受到攻击, 或被强行关闭。面对这些挑战, 联合国加大了向弱势妇女和女童提供保健和社会心理支持服务的力度。

建议

22. 我呼吁塔利班事实当局尊重、保护和实现阿富汗妇女和女童的权利和自由, 包括她们充分、平等地接受教育、就业和参与公共和政治生活所有领域的权利和自由。我敦促事实当局确保人道主义服务提供者能够安全有效地开展工作, 包括提供针对性别暴力问题的各项服务。

中非共和国

23. 2023年, 在武装团体的军事行动和入侵中, 对平民的袭击、包括性暴力持续发生, 特别是在上姆博穆省、姆博穆省和瓦卡加省, 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流离

失所。包括《中非共和国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2019年)签署方在内的各武装团体利用性暴力控制地盘、自然资源和贸易。包括性暴力在内的与季节性游牧有关的暴力持续存在。一些武装团体控制着利润丰厚的季节性游牧走廊,使在附近田地劳作的妇女和女童面临危险,而牧民也是全副武装,从而加剧了性暴力的风险。在纳纳-曼贝雷省,在武装团体用来勒索的非法检查站,男女商人被迫赤身裸体,接受搜身。2023年,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中非稳定团)记录了290起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涉及127名妇女、160名女童和3名男子,与2022年相比增加了51%。这些事件包括强奸、强奸未遂、轮奸、性奴役、强迫婚姻和强迫裸体。《政治协议》的两个签署方“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和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是主要施害者。“回归、索回和复原”组织的战斗人员牵涉2021年至2023年在瓦姆省一些地区发生的多起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稳定团最近才得以进入这些地区进行调查(见 S/2023/769)。在上姆博穆,争取中非和平联盟的袭击导致成立了宣称保卫阿赞德人社区的武装团体,即 Azande Ani Kpi Gbe,该团体又反过来对据称与争取中非和平联盟有关联的富拉尼人和穆斯林社区实施性暴力。其他与爱国者变革联盟有关联的团体,特别是“反砍刀”组织,也牵涉其中。另外,人道主义服务提供者登记了2 179起涉及武装团体的性暴力案件。据推定,国家安全部队成员牵涉177起案件。其他安全人员也牵涉一些案件。

24. 政府采取步骤加强国家政策和立法框架。总统任命了一名负责冲突中性暴力和人口贩运问题的副检察官。2023年,在班吉上诉法院,根据保护受害者和证人身份的措施,所有涉及性暴力的案件首次在不对公众开放或部分开放的听证会上审理(见 S/2023/769)。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有罪不罚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在此背景下,我的特别代表于11月访问了中非共和国,参加了追责问题高级别圆桌会议,会议为制定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和加强司法应对的路线图铺平了道路。此外,继国家武装部队被列入本报告后,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政府承诺根据2019年联合公报,为国家武装部队制定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具体行动计划(见 S/2022/272)。

25. 尽管联合国与国家当局作出了协同努力,但人们仍然无法获得专门服务,特别是在偏远或农村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不足。在提供法律援助、性保健和生殖保健、心理支助、预防艾滋病毒传播的接触后预防包方面,长期存在差距。

建议

26. 我呼吁所有各方停止性暴力行为,敦促各方再次承诺执行《和平与和解政治协议》。我欢迎政府根据2019年联合公报采取措施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敦促当局在中非稳定团和我的特别代表的支持下,通过一项针对国家武装部队的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的具体行动计划。我还敦促当局向由警察和宪兵等组成的负责调查对妇女和儿童的性暴力行为的专门单位提供充足的预算资源,并向所有幸存者提供高质量的多部门援助。

哥伦比亚

27. 2023 年，作为全面和平政策的一部分，政府再次承诺全面执行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人民军签署的《结束冲突和建设稳定持久和平的最终协议》。国家当局通过和平谈判，与民族解放军和中央参谋部达成停火协议，与后者的停火协议于 2024 年部分中止。这些协议帮助减少了政府军与这两个武装团体之间的致命暴力。然而，由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暴力，一些地区的武装冲突依然存在，从而增加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风险。2023 年，国家受害者问题小组记录了 668 起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涉及 605 名妇女、35 名男子、21 名多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者以及 7 名女童，主要发生在考卡省、乔科省和纳里尼奥省。在受害者中，209 人非裔哥伦比亚人，58 人来自土著社区，42 人是残疾人。2023 年，监察员办公室的预警系统发布了 19 项警告，指出包括民族解放军、哥人民军异见团体、海湾帮(又称哥伦比亚盖坦派自卫队)、人民解放军、阿拉瓜火车、La Cordillera、Puntilleros 和 Bloque Meta/比查达解放军在内的武装团体和犯罪集团在武装团体地盘纠纷的过程中威胁使用性暴力、强迫招募和贩运人口。警察和国家武装部队也牵涉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2023 年，联合国记录的指控包括强奸、性侵犯、强迫裸体、性奴役、强迫婚姻、强迫怀孕和强迫堕胎，涉及 76 名妇女、62 名女童、9 名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4 名男童和 3 名男子，是上一报告期的三倍多。在幸存者中，有 3% 是委内瑞拉人，表明难民和移民妇女和女童面临持续风险，尤其是在里萨拉尔达省和瓜伊尼亚省以及巴拿马边境地区。尤其令人关切的是，儿童占受害者的 40% 以上，其中大部分为女童。尽管在加强重返社会方案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有报告称，在前训练和重返社会区发生了针对哥人民军女性前战斗人员及其女儿的性暴力行为。

28. 为了支持过渡期正义工作，特别代表于 2023 年 5 月访问了哥伦比亚，在直接听取了幸存者关于在诉诸司法和获得赔偿方面的挑战后，强调有必要对性暴力犯罪展开特别调查。7 月，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发布了关于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包括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首批结论，涉及前哥人民军中层成员和一名高级指挥官。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于 9 月正式开始审理第 11 号宏观案件。总检察长办公室启动了 71 项新的涉及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刑事诉讼。国家受害者问题小组向 699 名受害者提供了赔偿。哥伦比亚家庭福利研究所帮助了 22 名遭受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侵害的儿童。截至 2023 年，美洲人权法院 2021 年就记者吉纳斯·贝多娅·利马遭绑架和性暴力侵害一案所作的里程碑式裁决的执行情况仍然参差不齐，仍有一些规定尚未执行，包括尚未设立保护记者的专项基金。作为 2023 年 3 月通过的关于安全、国防和公民共存的新政策的一部分，政府承诺通过加强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报告机制，防止国家部队实施此类暴力行为。

29. 在报告和服务获取方面仍然存在多重障碍，特别是国家在农村地区的存在有限，人们对司法系统缺乏信任，以及由于缺乏对幸存者、其家人和代表的有效保护机制而害怕报复。在农村地区，精神健康、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有限，对非裔哥伦比亚妇女和女童及土著妇女和女童的影响尤为严重。从委内瑞拉玻

利瓦尔共和国移民的幸存者在被认定为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受害者方面继续面临困难，从而限制了他们获得援助的机会。

建议

30. 我赞扬哥伦比亚政府与民间社会代表协调，努力制定首个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325(2000)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敦促当局将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的行动措施列入计划并编列预算，加快落实 2016 年和平协议中与性别平等有关的规定。我欢迎和平特别司法管辖机制正式启动第 11 号宏观案件，敦促让妇女组织、受害者代表和幸存者安全参与该进程的所有阶段。我还呼吁各方在停火协议中列入旨在禁止性暴力的具体规定，并通过监测和核查机制严格监测遵守情况。

刚果民主共和国

31. 2023 年，由于武装冲突升级、军事行动以及“3·23”运动与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之间一再违反停火，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安全和人道主义局势恶化，加剧了性暴力风险。11 月，政府和联刚稳定团敲定了一项联合全面脱离接触计划，以便联刚稳定团逐步、负责任、可持续地撤出。鉴于该国东部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模式持续存在，过渡规划包括协助加强政府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的能力。

32. 由于冲突不断升级以及在报告此类暴力和获取服务方面存在的长期挑战，包括害怕报复和基础设施有限，联合国监测该国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行动空间已逐步缩小。2023 年，联刚稳定团克服上述挑战，记录了 733 起案件，包括伴有极端人身暴力的强奸、轮奸、性奴役和强迫婚姻，涉及 509 名妇女、205 名女童、18 名男子和 1 名男童。其中，88 起报告的案件发生在前几年。大多数案件(556 起)是非国家武装团体所为。余下的 177 起案件是国家行为体所为，其中 153 起是武装部队所为，受害者中超过 50%的为妇女；19 起是刚果国家警察所为；5 起为其他国家行为体所为。武装部队犯下的案件，包括性奴役，主要是在伊图里和北基伍持续进行的军事行动期间发生的。国家警察继续卷入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事件，其中一些是在拘留期间发生的。

33. 性暴力行为常常发生在袭击村庄时，目的是报复被认为与敌对武装团体或国家部队合作的行为。共有 71 起案件涉及民主同盟军。在指挥官的监督下实施性奴役是民主同盟军的惯常做法(见 S/2023/990)，妇女和女童遭到绑架并被迫与该团体成员结婚，导致因强奸而怀孕的案件。另有 34 起案件涉及尼亚图拉民兵各武装团体派别，还有 67 起案件是“3·23”运动成员所为。在伊图里，据报被刚果发展合作社成员杀害的女性受害者的尸体上有被强奸的痕迹，而其他武装团体的成员，包括扎伊尔民兵和 Chini ya Tuna，据报先强奸妇女和女童，然后将其处决。在南基伍，Ngumino 武装团体成员大规模强奸妇女，其中一些妇女随后被肢解和杀害。人权维护者成为袭击目标，包括有妇女被玛伊-玛伊愤怒公民组织战斗人员绑架和强奸。在马涅马省和坦噶尼喀省，玛伊-玛伊团体成员利用

性暴力巩固对地盘和利润丰厚的自然资源的控制。在坦噶尼喀，特瓦族民兵实施的有记录的袭击次数最多，主要是在入侵村庄时实施大规模强奸。

34. 6月，我的特别代表会晤了政府高级官员，以振兴关于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的2013年联合公报及其增编的执行工作。她访问了北基伍的布伦戈营地，提请注意流离失所者营地及其周边令人震惊的性暴力激增现象。布伦戈营地的人道主义服务提供者报告称，他们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响应了该营地1118起性暴力案件，并在附近的营地及其周边响应了6823起案件。持续不断的冲突和贫困迫使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以卖淫为生，凸显了粮食不安全与性暴力之间的联系。我的特别代表敦促政府根据国际法规定的保护平民义务，确保逃离冲突者的安全，确保给予保护。2023年，联刚稳定团执行了15次联合任务，调查包括性暴力在内的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并协助组建了20个流动法院。在联合国监测的涉及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中，司法当局起诉了36名武装部队成员、11名国家警察、20名武装团体成员和48名平民男子并将其定罪。

建议

35. 我敦促当局：通过推进分别针对国家武装部队和警察的行动计划，加快执行关于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的联合公报增编；确保为赔偿基金编列专项预算；修订关于组建支持刚果武装部队的新预备部队的法律，使据信涉嫌实施性暴力的人员没有资格加入。我还呼吁当局立即加强流离失所者营地及其周边的安全措施，以加强保护和服务的获取。

伊拉克

36. 在紧张的政治和安全局势下，达伊沙继续发动零星袭击，100多万伊拉克人仍在境内流离失所(见 S/2023/700)，往年发生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继续浮出水面。联合国核对了达伊沙对11名女童实施的性暴力，其中3人于2014年被绑架，2023年获救。其余8起案件发生在前几年。作为伊拉克国民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霍尔营地回返进程的一部分，有765个家庭返回伊拉克，其中70%的户主是妇女，她们回到伊拉克后往往因被怀疑与达伊沙有关联而遭遇污名化。据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宗教基金和宗教事务部雅兹迪事务局称，在被绑架的约6417名雅兹迪人中，3570人(2024名儿童、1207名妇女和339名男子)已获救，2847人仍然下落不明。然而，这些数字不包括其他受影响群体，如土库曼人和沙巴克人。2023年，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和人权组织向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联伊援助团)报告了多达40名幸存者的保护和住所需求，其中包括逊尼派阿拉伯妇女和女童，她们因被认为与达伊沙有关联而受到家人和社区成员的威胁，由此可见污名化和排斥是阻碍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挑战。

37. 2023年6月，政府批准拨款1200万美元，用于实施《雅兹迪女性幸存者支助法》。根据该法，已批准约1600份赔偿申请，涉及曾遭达伊沙囚禁的雅兹迪妇女和儿童以及土库曼妇女、沙巴克妇女和基督教妇女。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联邦劳工和社会事务部下属的幸存者事务总局与伊拉克非政府组织订立了一项合作协议，以建立一个幸存者转介系统，已有60多名幸存者通过该系统获得了

精神健康和心理支持。促进对达伊沙/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犯罪行追究责任的联合国调查组(联合国调查组)继续记录达伊沙犯下的罪行。对 2014 年至 2017 年期间达伊沙在伊拉克对妇女和女童实施的性暴力的深入调查发现,对雅兹迪妇女和最小年仅 9 岁的女童的性奴役以及对男子和男童的系统性杀害可能构成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此外,联合国调查组认为,对基督教、什叶派土库曼人和逊尼派妇女和女童实施的性奴役和(或)强迫婚姻,以及杀害男子和男童的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2023 年,安全理事会将联合国调查组的任务期限仅延长了一年,引起了民间社会组织的关切,即一旦联合国调查组的任务结束,收集到的信息将如何用于追究达伊沙对所犯暴行罪、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责任。

建议

38. 我赞扬政府在执行《雅兹迪女性幸存者支助法》方面取得的进展,呼吁将刑事调查文件中申请程序的证据要求中移除。我呼吁当局颁布尚未通过的儿童保护立法,确保所有儿童,无论其地位如何,都能获得合法身份。我还敦促政府建立调查、起诉和判决国际罪行、包括性暴力罪行的国内法律框架。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国¹

39. 2023 年 10 月 7 日上午, Hamas 协同其他武装团体以及武装和非武装平民发动袭击,在多个地点突破以色列-加沙围栏,不加区分地袭击多个军事和平民目标,包括村庄、道路和两个音乐节。袭击通常持续数小时,一些情况下,武装分子在现场逗留数天。据官方消息称,多个地点约 1 200 人被杀害;253 人从以色列被绑架,截至 2024 年 2 月,其中 134 人仍被关押在加沙。

40. 2024 年 1 月 29 日至 2 月 14 日,我的特别代表应以色列政府邀请,在一个技术专家小组的协助下,带队对以色列进行了正式访问,以收集、分析和核实有关据报由 Hamas 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在 10 月 7 日恐怖袭击期间及之后实施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信息。访问团不具有调查性质,并且鉴于时间有限,没有就具体武装团体的责任归属问题作出结论,也没有确定 10 月 7 日袭击期间和之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事件的普遍程度。要作出这种判断,需要进行全面调查。

41. 我的特别代表的访问团报告显示,根据收集到的信息,“有合理的理由相信,10 月 7 日袭击期间,在加沙周边多个地点发生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包括强奸和轮奸,至少发生在三个地点”: Nova 音乐节现场及其周边地区、232 号公路和 Re'im 集体农场。“在 Nova 音乐节及其周边地区,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发生了多起性暴力事件,受害者遭到强奸和(或)轮奸,后被杀害”。“还有人称至少目睹了两起强奸女尸的事件”。“在 232 号公路上,根据目击者描述的可靠信息,发生了一起武装分子强奸两名妇女的事件”。访问团报告还指出,“在 Re'im 集体农场,访问团团队进一步核实了一名妇女在防空洞外遭强奸的事件”,“在 10 月 7

¹ 提及某一情况并不代表法律认定,提及某一非国家行为体也不影响该行为体的法律地位。

日袭击的各个地点，访问团团队发现了多具全裸或腰部以下半裸的尸体——大多数为妇女——双手被绑，身中数枪，往往是头部中枪”。在 232 号公路袭击中，发现了类似的作案手法，其中也有几具男尸。“虽然是间接证据，但这种脱掉受害者衣物并束缚受害者的手法可能表明存在某种形式的性暴力。”关于被劫持到加沙的人质，“访问团团队收到了明确和令人信服的信息，表明一些妇女和儿童在被囚禁期间遭受了性暴力，包括强奸、性酷刑以及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并有合理的理由相信这种暴力可能仍在继续” (S/2024/217)。

42. 关于被占领的西岸，经联合国核实的信息也证实了有关报告，即在 10 月 7 日袭击发生后，以色列安全部队在逮捕和拘留巴勒斯坦妇女和男子时，往往伴随着殴打、虐待和侮辱，包括踢打生殖器性侵权行为、威胁强奸以及男性被拘留者被剥光衣服或半裸(见 A/HRC/55/28)。此外，据联合国实体称，在加沙，以色列国防军开始地面行动后不久，就出现了据称大规模拘留巴勒斯坦妇女、男子和儿童并伴有多种形式性暴力的报告，这与被占领的西岸业已核实的情况类似。

建议

43. 我再次呼吁立即实行人道主义停火，并呼吁所有停火和政治协定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我敦促哈马斯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确保人质得到保护，包括免遭性暴力。我呼吁以色列政府不再拖延，允许联合国有关机构进入，对所有被指控的侵权行为，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进行全面调查，确保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我还呼吁以色列政府按照国际规范和标准，确保被拘留者得到人道待遇，充分尊重他们的固有尊严，并允许独立监测员不受限制地进入拘留设施。

利比亚

44. 2023 年，武装团体之间的零星冲突、非法武器扩散、利比亚政治行为体之间的持续分裂，以及治理赤字，造成了一种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不受惩罚的环境。利比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利用性暴力作为压制记者、被拘留者、移民和妇女的手段(见 A/HRC/52/83)。2023 年记录了多起基于性别的仇恨言论和网络威胁案件，包括性暴力案件，一名女性政治家受到死亡威胁和性诽谤。人权维护者对自身安全表示担忧，指出性暴力威胁、包括网络威胁持续存在。在某些情况下，性侵过程被拍摄下来并发到网上，有一次据报是在受害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谴责一个武装团体之后发生的。

45. 害怕报复、污名化以及与名誉和耻辱有关的社会规范导致严重少报。决定提出正式控告的受害者成为骚扰和报复的对象，在一起案件中，一名受害者在遭到检察官和警察的针对后逃离了该国。2023 年，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联利支助团)核实了 5 起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涉及 3 名妇女和 2 名男童。在拘留中心，性暴力威胁和性暴力事件持续存在，人道准入仍然受到严格限制。据报告，惩教官员利用恶劣的拘留条件强迫进行性行为，包括以食物作为交换。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威慑机构所控制的米提加监狱内，有报告称，强迫被拘留者卖淫是在该拘留设施负责人主持下进行的。因涉嫌与达伊沙有关联而

被拘留的妇女及其子女继续被关押在库韦菲耶军事监狱和朱代伊代监狱，遭到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成为性暴力的目标，包括在拘留期间(见 [A/HRC/53/36/Add.2](#))。

46. 贩运者、偷运者和武装分子继续对移民、难民、寻求庇护者和流离失所者实施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国家行为体也牵涉其中。联利支助团收到的报告称，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在米苏拉塔被拘留期间成为强迫卖淫的对象和(或)为换取食物而受到性虐待。打击非法移民局成员以及非国家武装团体成员对移民和难民实施性暴力，以此作为控制手段。大多数性暴力幸存者，包括怀孕的幸存者，获得服务的机会非常有限。立法框架仍然具有歧视性，对受害者和证人不提供任何保护，武装团体和国家行为体常常为压制投诉而对他们进行威胁。此外，保护妇女免受暴力侵害的法律草案尚未获得通过。为加强追责，联利支助团协助总检察长办公室设立人权部和检察官特别培训中心。

建议

47. 我呼吁利比亚当局和非国家行为体在监狱、拘留中心及移民和难民登岸点方面给予联合国不受限制的人道准入。我呼吁当局通过关于打击贩运和关于保护妇女儿童免遭暴力侵害的立法，并追究施害者的责任。

马里

48. 2023 年，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关联团体继续在马里北部发动袭击，包括性暴力在内的族群间暴力在该国中部持续存在。下半年，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加速撤离，武装团体与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之间的冲突增加。此外，2024 年 1 月，过渡政府宣布终止源于阿尔及尔进程的《马里和平与和解协议》。

4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威胁不断演变，这包括武装团体分子直接袭击卫生人员、设施和设备，他们还通过威胁民间社会代表，阻挠预防和消除性暴力和性别暴力的社区外联工作，特别是在通布图和梅纳卡大区。此外，马里稳定团的加速撤离也严重影响了监测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能力。在此背景下，2023 年，人道主义服务提供者登记了 158 起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涉及 90 名妇女和 68 名女童，其中 65% 为流离失所者。这些案件大多为强奸、强迫婚姻和性奴役事件。记录了 23 起因与冲突有关的强奸而怀孕的案件。施害者为武装团体成员，包括阿扎瓦德阿拉伯运动、“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和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关于国家行为体，安全理事会关于马里的第 [2374\(2017\)](#) 号决议所设专家小组注意到如下趋势，即自 2022 年以来，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队、外国安全人员和多佐民兵在莫普提实施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见 [S/2023/578](#))。2023 年 4 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了一份报告，介绍了关于武装部队成员 2022 年在马里中部莫拉的一次军事行动中杀害 500 人、强奸 58 名妇女和女童的可信指控。过渡政府 2022 年宣布对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行为进行调查，但尚未公布调查结果(见 [S/2023/21](#))。

50. 根据马里政府与联合国 2019 年关于预防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联合公报，国防部通过了一项性别平等战略，通过全面行动计划和专项预算，解决安全和司法部门的改革问题。2023 年，联合国向 190 名贩运受害者提供了专门服务。此外，联合国继续支持过渡当局通过 15 个一站式服务中心确保幸存者获得多部门服务。然而，若干因素阻碍了服务的获取，如偏远地区的幸存者不得不长途跋涉、对现有服务缺乏了解、普遍存在的不安全状况以及高昂的法律诉讼费用。此外，差距依然存在，包括在强奸的临床管理和心理支助方面。

建议

51. 我敦促过渡当局加快执行联合公报，调查国家武装部队、社区民兵和外国安全人员犯下的案件。我还呼吁过渡当局确保赔偿法得到有效执行，保证幸存者得到服务。

缅甸

52. 2023 年，自 2021 年军方接管以来，公民空间进一步缩小，有报告称对妇女、男子、女童、男童以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的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日益加剧。在一些情况下，受害者被杀害，包括在军事行动中被杀害，主要是缅甸武装部队所为。缅甸武装部队与包括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和人民防卫军在内的多个武装团体之间的战斗升级从 10 月开始升级，导致到 2013 年 12 月新增流离失所人口 66 万多人。全国有 230 万人被迫逃离，导致各种风险加剧，包括流离失所者营地风险加剧。有报告称营地领导人、宗教领袖和教师在营地实施性暴力。估计有 61 900 名平民逃往邻国。90 多万罗兴亚难民继续居住在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那里的安全局势不断恶化，加上人道主义援助不断减少，增加了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风险。

53. 国家管理委员会对平民广泛实施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愈演愈烈(见 [A/78/527](#))。缅甸武装部队继续逮捕和任意拘留平民。在通过检查站时，妇女、女童和女跨性别者极易遭到包括轮奸在内的性暴力。在监测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工作中，联合国核实了对 2 名女童和 1 名男童实施的性暴力事件。在对村庄的袭击和地面行动中，继续有报告称，缅甸武装部队及其附属民兵使用性暴力，包括在处决前使用性暴力，特别是在实皆省和马圭省。2023 年 3 月，大约 100 名缅甸武装部队士兵进入实皆省的一个村庄，据称他们拘留村民并实施酷刑。三名妇女被绑架，后来被发现死亡，体内有异物，证实了关于性暴力的指控(见 [A/HRC/54/59](#))。越来越多的报告称，人民防卫军、地方防卫部队以及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在武装力量密集地区实施了性暴力。在武装行为体实施绑架的案件中，被绑架男子的妻子接到电话，要求以性行为换取丈夫获释。经济困境加剧了冲突态势，继续推动缅甸境内和进出缅甸的贩运活动，受害者在被贩运期间遭到强奸、轮奸，并被迫接受性奴役。

54. 在事实当局大肆恐吓之下，现有的保健和司法服务几乎无法获得。有明显迹象表明，冲突当事方犯下的大多数案件没有报案，幸存者不得不面对缺乏有效转介机制、污名化和害怕报复(包括害怕家庭成员受到报复)的问题。据称，为

了阻止幸存者举报和获取服务，施害者威胁要向有关事实当局举报他们与抵抗运动有关联。法治的崩溃导致越来越多地使用社区一级的非正式司法机制，而有报告显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机制对于涉及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和人民防卫军成员的案件不愿采取行动。一些性暴力案件被通报给民族团结政府，后者据报对这些事件进行了调查。服务提供者遭到拘留，不敢公开表示自己从事预防和消除性别暴力的工作。与缅甸武装部队及其关联团体有联系的贩运者所犯性暴力行为的受害者的专用庇护所受到威胁，难以提供适当的住所和安全保障。妇女权利组织在建立或注册组织以及获取资金方面长期面临挑战和限制。有报告称，军方控制了艾滋病毒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分配，拒绝向被认为与抵抗运动有关联的个人提供挽救生命的治疗。

建议

55. 我敦促缅甸军方全面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669(2022)号决议，立即释放所有被任意拘留的囚犯，并追究性暴力施害者的责任。我还敦促军方立即允许联合国授权的调查和报告机构以及向受影响民众提供支助的人道主义行为体不受限制地出入。

索马里

56. 持续的敌对行动，加上洪水和干旱等气候冲击造成的人道主义局势恶化，引发了流离失所，使得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尤其面临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难以进入青年党控制的地区、普遍的不安全状况以及部族对被控施害者的保护，导致严重少报。2023 年，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联索援助团)核对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包括强奸、轮奸和强奸未遂，涉及 24 名妇女和 6 名女童，其中大多数为流离失所者。在监测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工作中，联合国核对了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事件，涉及 231 名女童。施害者经常在村外的农田和牧场等偏僻地区袭击女童。49 名女童在绑架过程中遭到性暴力。大多数事件是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以及青年党、部族民兵和社区防卫部队所为。索马里国民军和警察部队以及希尔谢贝利警察、邦特兰部队、朱巴兰警察和特别警察也牵涉其中。由于 2023 年对青年党发动的军事进攻，服务提供者报告称，女童、女户主家庭、丧偶妇女、离婚妇女、残疾妇女以及少数部族的妇女和女童遭受性别暴力的风险增加。在部族间争端方面，部族民兵成员主要在加尔穆杜格州实施了性暴力。

57. 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政府高级官员、立法者、宗教领袖和女议员于 2023 年 10 月在摩加迪沙举行会议，倡导通过立法加强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12 月，联邦内阁批准了一项新法案，即《强奸罪和猥亵罪法案》，旨在保护所有人免遭性暴力侵害。虽然该法案将儿童定义为 18 岁以下者，但其他条款，如定义强奸和猥亵罪的条款，并不符合国际标准和规范。8 月，为加大力度保护儿童免遭性暴力侵害，联邦内阁批准了《儿童权利法案》和《少年司法法案》，但仍有待通过。追责仍然有限，调查很少导致起诉。2021 年 12 月，一名女童遭轮奸和谋杀，尽管被控施害者已被拘留，但审判日期尚未确定。案件继续按照索马里传统习惯法处理，这是一种解决争端的习惯制度，不考虑幸存者的需要和权利。2023 年，有 754 653 人获得了性别暴力应对服务，几乎是 2022 年受益人数的两倍，原因

是分配给方案支助的资源增加，以及加强了向偏远地区提供服务的努力，这表明在向受冲突影响地区和偏远地区提供全面专门服务方面进行投资的重要性。联合国与政府合作，支持“一站式服务中心”，为幸存者提供紧急医疗和心理社会支持以及临时住所。2023年，联合国向115名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提供了医疗和社会心理支持，其中一些人曾被迫与青年党成员结婚。

建议

58. 我敦促联邦政府加快执行2022年执行安全理事会第1325(2000)号决议的国家行动计划，并为该计划分配预算资源，该计划纳入了2013年关于解决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联合公报中规定的优先事项。我还呼吁当局通过符合国际标准和规范的保护所有人免遭性暴力侵害的立法，加强对妇女和女童的保护措施，特别是对因持续人道主义危机和军事行动而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的保护措施。

南苏丹

59. 《解决南苏丹共和国冲突重振协议》(2018年)的执行工作出现延误，预计将在2025年2月过渡期结束前于2024年12月举行选举。必要联合部队已开始部署，但尚未建立对据信涉嫌或判定犯有性暴力罪的人员的审查和解职机制。在人道主义危机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各方都利用性暴力来惩罚和强迫民众流离失所。大规模绑架事件是冲突的一个悲剧特征，2023年依然存在。联合国2023年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发现，2022年8月至12月期间，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苏人解反对派)的两个小分化团体在上尼罗大区为驱逐敌对者而发动袭击，造成了流离失所，杀害了约600名平民，绑架了250多名平民，强奸了75名妇女和女童。军队靠近平民，增加了性暴力风险，包括在中赤道州，据报中赤道州的南苏丹人民国防军军营、检查站和流离失所者营地附近发生了强奸、轮奸和其他形式的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行为(见S/2023/294)。气候冲击加剧了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增加了族群间暴力、包括性暴力的风险。在中赤道州的偷牛行动中，养牛人对平民实施杀戮和性暴力。

60. 2023年，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南苏丹特派团)记录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事件，包括强奸、轮奸、性奴役、强迫婚姻、强迫堕胎和强迫裸体，涉及118名妇女、98名女童、4名男子和1名男童。2023年还核实了2020年至2022年期间早先发生的一些袭击事件，涉及56名妇女和48名女童。施害者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例如有组织武装团体和社区民兵。政府安全部队也牵涉其中，一些报告的事件是南苏丹人民国防军(32%)、南苏丹国家警察署(10%)、国家安全署(8%)和必要联合部队(1%)所为。此外，一些案件是苏人解反对派(5%)和民族拯救阵线(3%)所为。社区民兵占事件的34%。其余案件是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所为。各州都发生了针对个人或平民群体的袭击，包括针对残疾人和流离失所者的袭击，受害者年龄从6岁到49岁不等，中赤道州、琼莱州和上尼罗州记录的遇袭人数最多。孕妇在遭到强奸和轮奸后流产，有一名孕妇因在袭击中受伤而死亡。南苏丹人民国防军成员绑架妇女和女童，在释放前强迫她们接受性奴役。随着2023年4月苏丹爆发冲突，约有53.2万逃离冲突者进入南苏丹。南苏丹回返者报告了他们在返回南苏丹的途中遭到武装团体性暴力侵害的案件。

61. 2023 年 9 月，我的特别代表访问了南苏丹，就加强国家立法框架问题会晤了政府高级官员，并就保护需求问题会晤了苏丹难民和南苏丹回返者，包括幸存者。警察行动计划指导委员会的任务期限延长至 2025 年，委员会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受制于有限的资源和基础设施。此外，武装部队行动计划已延长到 2026 年。在联合国监测的涉及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案件中，中赤道州普通军事法庭判定 3 名南苏丹人民国防军人员有罪。马拉卡勒流动法院和拉贾巡回法院分别对 5 起和 12 起强奸案作出定罪判决。尽管法院还裁定向受害者提供赔偿，但对幸存者的赔付往往因施害者无力或不愿支付而受阻。在联合国的支持下，大约 50 名军事司法官员合力编写了旨在终止和防止性暴力的关键信息，随后军方发布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性暴力的长期命令，并向驻耶伊的军事人员分发了袖珍卡片，上面印有强化这一禁令的信息。

62. 医疗保健人员人数有限以及缺乏药物，包括缺乏紧急避孕药具，阻碍了服务的获取。由于偏远地区的交通无法保障，幸存者很少能够在关键的 72 小时窗口期内联系到服务提供者，而这一窗口期是包括艾滋病毒预防治疗在内的强奸案受害人救助包最为有效的时间段。2023 年，难民和回返者的涌入给本已有限的服务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建议

63. 我呼吁政府加快执行 2014 年联合公报以及分别针对武装部队和警察的关于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的行动计划，调查所有性暴力事件，追究施害者的责任，不论其级别或隶属关系如何。我敦促政府通过符合国际标准的保护受害者和证人的立法。

苏丹

64. 在多层面的政治、安全 and 经济危机之下，随着政治过渡时期紧张局势的加剧，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于 2023 年 4 月在喀土穆和麦罗维爆发战斗，战斗随即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见 [S/2023/355](#))。此后，在喀土穆、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出现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报告。超过 1 200 万人被迫流离失所，其中 810 万人自 2023 年 4 月起流离失所，妇女和女童在逃离冲突时面临越来越大的性暴力风险。大规模炮击和空中轰炸摧毁了民用基础设施，特别是医疗设施，从而限制了幸存者获得专门服务的机会。2023 年 12 月 1 日，安全理事会决定终止联合国苏丹过渡时期综合援助团(联合援助团)的任务。

65. 2023 年，联合国记录了针对 98 名妇女、18 名女童、1 名男子和 1 名男童实施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包括强奸、轮奸、强奸未遂、绑架和贩运。这些事件主要发生在喀土穆州、南达尔富尔州和北达尔富尔州。大多数案件牵涉到身着快速支援部队制服的男子，其次是与快速支援部队有关联的阿拉伯民兵成员、身着不明制服的男子和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苏丹武装部队人员也牵涉其中。据报只有一小部分受害者提出了正式控告，这表明由于有罪不罚现象普遍存在且根深蒂固以及受冲突影响的偏远地区缺乏国家存在，人们对司法系统缺乏信任。在喀土穆，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南苏丹妇女和女童成为性暴力的

目标。联合国还收到关于 160 多名妇女和女童遭绑架和囚禁的可靠信息，包括有报告称妇女和女童遭到强奸并像奴隶一样被关押。有报告称，在喀土穆州被绑架的妇女和女童带到苏丹其他地区，特别是达尔富尔地区，据称她们被拴在卡车后面。所有这些案件几乎都涉及快速支援部队成员或与之有关联的民兵。一些妇女和女童可能被迫卖淫或结婚，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有家庭为赎回家人支付了大量赎金。

66. 自战斗爆发以来，人道主义局势显著恶化，而人道主义应急计划的资金仍有 80% 没有到位。有人担心，随着联苏综合援助团的撤出，由援助团提供保障的监测和运送援助的有限行动空间将缩小乃至消失。联合国收到可靠报告称，为受害者提供支助的人道主义服务提供者，包括医生，因报告性暴力行为而受到冲突当事方的威胁。面对这些挑战，妇女和青年领导的组织发起社区倡议，通过应急室等创新举措，向偏远地区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提供直接服务。

建议

67. 我呼吁立即实现持久停火，建立人道主义走廊，确保性暴力幸存者能够获得多部门服务。我呼吁各方在今后的任何停战、停火与和平进程中纳入关于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规定，并确保妇女充分和有意义地参与这些进程。我敦促各方立即停止一切形式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并按照关于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合作框架，追究施害者的责任。我呼吁各方加快与我的特别代表的接触，制定有时限的打击性暴力的具体承诺，其中应包括通过指挥系统发布明确命令，并确保安全和不受阻碍的人道准入，以便服务提供者提供针对性别暴力的专门服务。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68. 2023 年，由于 13 年旷日持久的冲突，约有 1 530 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其中一半是妇女和女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敌对行动不断升级，加上经济困难，使妇女和女童面临的性暴力风险增加，特别是在流离失所和拘留环境中。联合国合作伙伴报告了妇女和女童在流离失所者营地以及在拘留期间遭安全部队成员强奸的案件，以及武装行为体对多元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者实施任意逮捕和性暴力的事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收集了关于政府拘留设施中针对男子和男童的性暴力侵害模式的资料，包括关于警卫强迫年轻被拘留者强奸年长被拘留者并用手机录下事件的报告(见 [A/HRC/53/CRP.5](#))。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中部地区，在不安全状况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被一个犯罪团伙绑架，据报该团伙的头目得到政府机构高层的支持。为迫使家人支付赎金，被绑架者遭到包括性暴力在内的酷刑和虐待(见 [A/HRC/54/58](#))。2023 年，委员会发布报告，记录了该国西北部被安全理事会列名的恐怖主义团体沙姆解放组织为压制政治异见而实施的系统性拘留做法，前被拘留者报告受到酷刑和性暴力侵害(见 [A/HRC/53/CRP.5](#))。此外，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北部，委员会报告了所谓的反对派叙利亚国民军为逼供而实施的酷刑和残忍待遇，包括轮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事件。

69. 由于污名化、害怕报复以及服务提供者和人权监测员无法进入全国各地，性暴力和性别暴力仍然严重少报。由于普遍存在的不安全与名誉有关的社会规范，以及对受害者的污名化，妇女和女童获得性保健和生殖保健服务的机会有限。此外，由于资金有限，针对妇女和女童的安全空间以及社区中心被关闭，进一步限制了获得针对性别暴力的服务的机会，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在拘留期间，男女被拘留者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都受到严重限制。被拘留过的女性往往被推定为遭受过性暴力，这导致严重的污名化，可能导致家庭和社区的排斥，在某些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导致“名誉”杀人。霍尔和罗杰营地的情况继续恶化，这两个营地收容了大约 51 600 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营地中的年幼男童有可能与其照料者失散，被转移到其他拘留中心，并可能在那里面临更大的性虐待和性暴力风险(见 [A/HRC/53/CRP.5](#))。

建议

70. 我再次呼吁所有各方停止性暴力，包括拘留场所的性暴力，追究施害者的责任，并为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全国各地提供便利，以确保提供多部门服务。

乌克兰

71. 自 2022 年俄罗斯联邦开始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该国各地的袭击继续造成平民丧生，基础设施遭到广泛破坏。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乌克兰人权监测团记录了 85 起针对平民和战俘的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涉及 52 名男子、31 名妇女、1 名女童和 1 名男童。在记录的涉及成年男性受害者的大多数事件中，俄罗斯武装部队和执法当局将性暴力用作关押期间的酷刑手段。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包括强奸、威胁强奸受害者及其亲属、电击和击打生殖器、电击乳房、威胁阉割、残割生殖器、非自愿触摸、强迫脱衣和裸体。在俄罗斯联邦控制下的乌克兰领土上，记录了对 6 名妇女实施的强奸行为。2023 年，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报告称，收集到的证据表明，俄罗斯当局在乌克兰对妇女、男子和女童实施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包括强奸、强奸威胁、性奴役和强迫裸体(见 [A/HRC/52/CRP.4](#))。在 2023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委员会还发现有证据表明，2022 年俄罗斯当局在赫尔松州入室袭击期间，对 16 至 83 岁的女性受害者实施了强奸和性暴力或威胁实施强奸和性暴力(见 [A/78/540](#))。在人权监测团记录的案件中，有 10 起案件，包括强奸未遂、强奸威胁、强迫裸体、击打生殖器部位和非自愿触摸，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和执法当局成员实施的，包括平民和战俘在内的 8 名男子和 2 名妇女受害。

72. 在与乌克兰政府 2022 年签署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合作框架之后，制定了一项执行计划，以便将框架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然后根据不断变化的挑战作出调整。一个基础广泛的工作组定期召开会议，推进该计划的执行，工作组成员包括相关职能部委和司法部门的代表，以及民间社会、幸存者网络、联合国实体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2023 年，为了加强对国家追责工作的支持，我的特别代表前往利沃夫，与国家当局、一线民间社会行为体和幸存者接触。国家当局继续调查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检察长办公室承诺采取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并为受害者和证人提供支助。联合国继续向国家执法人员、检

察官和应急响应人员，包括国家应急服务部门提供培训。2023年10月，议会议员提出了一项关于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法律地位的法律草案供审议，以便向幸存者提供紧急临时赔偿。

73. 自全面入侵开始以来，联合国记录了1 000多起袭击医疗机构事件，这些袭击进一步限制了获得与强奸临床管理有关的服务。在此背景下，国家当局在联合国的支持下，设立了11个幸存者救济中心，包括两个流动中心，并开发了交互式的乌克兰全境服务地图。此外，联合国继续在24个州，包括靠近前线的几个州，实施解决性别暴力问题的方案，并赞助了一条男性幸存者心理支助热线。6月，政府通过了一项打击人口贩运的多年期国家方案，联合国为一个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女性幸存者康复方案提供了支助。

建议

74. 我赞扬乌克兰政府在执行与联合国签署的关于解决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的2022年合作框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我敦促所有当事方立即停止性暴力行为，并呼吁俄罗斯联邦：按照安全理事会第1960(2010)、2106(2013)和2467(2019)号决议的要求，作出并履行有时限的打击性暴力的具体承诺；调查对其人员的所有可信指控；允许不受阻碍地进入其控制的乌克兰地区进行监测以及提供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我还呼吁乌克兰当局加强国家立法框架，修订《刑法》，纳入起诉危害人类罪、包括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条款。我敦促该区域各国当局收容难民，确保向幸存者提供高质量的多部门援助，并采取措施减轻冲突驱动的贩运风险。

也门

75. 2023年，在联合国斡旋的休战正式到期后，尽管前线敌对行动处于2015年冲突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持续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法治崩溃助长了妇女和女童易受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侵害的环境。由于污名化、与名誉有关的父权规范以及害怕报复，性暴力仍然是一种被严重少报的罪行。尽管存在这些挑战，在监测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工作中，联合国核实了对16名女童和8名男童实施的性暴力事件。也门问题专家小组记录了在拘留期间对妇女、男子和儿童实施性暴力的案件，这些案件大多是胡塞武装所为。妇女因各种原因被胡塞武装拘留，包括被认为与冲突敌对方有关联、属于某些政治派别、参与民间社会组织或人权活动或者犯有所谓的“不雅行为”，她们受到性侵犯，在某些情况下要接受处女检查。最小仅13岁的儿童也因“不雅行为”、被认为是同性恋或因其家人不遵守胡塞意识形态或法规而被拘留。专家小组收到了关于年幼男童在拘留设施或警察局内遭到性暴力的报告，特别是有可靠报告称，关押在萨那 Al-Shahid Al-Ahmar 警察局的男童遭到系统性的强奸。与冲突当事方有关联的贩运团伙对移民、寻求庇护者和难民，特别是妇女和儿童实施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包括性暴力，其中一些妇女和儿童因被强奸而怀孕(见 S/2023/833)。

76. 胡塞武装更严格地执行男子陪同做法，即要求妇女在出行时有男性家庭成员或“监护人”同行，这阻碍了妇女和女童获得服务，包括生殖保健服务。基于

性别的隔离日益加剧，缩小了向幸存者提供支助的行动空间，同样导致支助行动空间减少的还有针对女性活动家的基于性别的网上骚扰，特别是胡塞武装实施的骚扰，针对的是目前或曾经参与政治或民间社会组织的妇女。

建议

77. 我呼吁所有各方实行全国停火，推动恢复包容各方的政治进程。我还敦促各方在拘留设施方面给予不受阻碍的人道准入。我呼吁政府加强对妇女，包括政治上活跃的妇女的保护措施，加大力度向受害者提供专门服务。

四. 处理冲突后局势中的性暴力犯罪

78. 在西巴尔干，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的保护和赔偿性司法仍然不均衡。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赔偿仍然不足，根据幸存者居住地的立法，适用于他们的赔偿条件各不相同。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联邦于 2023 年 7 月通过了一项关于战争平民受害者的新法律，该法承认因与冲突有关的强奸而出生的儿童是一类独特的受害者，给予他们特定的权利，特别是在教育和保健方面。在塞族共和国，法院继续向在民事赔偿诉讼中败诉的受害者收取诉讼费，从而导致受害者再次受害，并对其经济状况造成不利影响，这对伸张正义产生了阻挠效应。此外，塞族共和国规定的以战时酷刑受害者身份提出赔偿申请的最后期限已于 2023 年 10 月到期，使得可供选择的赔偿办法减少。

79. 在尼泊尔，根据《过渡期正义法》修正案(S/2023/413)，强奸和某些其他形式的性暴力预计将被归类为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禁止大赦，但要求证明袭击是有针对性或有计划的，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可能导致受害者无法寻求真相。其他条款规定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内设立专门单位，负责调查严重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和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事件，并取消对提出性暴力指控的时效限制。妇女与和平与安全国家行动计划第二阶段在 2022 年获得内阁通过后，于 2023 年 5 月正式启动。

80. 在斯里兰卡，继斯里兰卡政府退出人权理事会第 30/1 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后，为制定国内和解与追责办法，政府于 2023 年 5 月批准设立真相与和解机制临时秘书处。然而，仍然令人关切的是，缺乏基础广泛的协商，以及在没有着力开展建立信任措施的情况下增设调查委员会是否有效。另外，2023 年 2 月，政府通过了首个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多年期国家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承诺监测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事件，但没有涉及对过去性暴力犯罪指控的追责问题。

建议

81. 我呼吁监督过渡期正义进程的各国的当局采用包容性法律框架，迅速批准符合国际标准的有待通过的立法。我敦促当局制定国家赔偿方案并为其提供充足资金，用于为幸存者及其子女，包括因与冲突有关的强奸而出生的子女，提

供适当的赔偿和补救，并按照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让幸存者及其网络以及民间社会代表参与所有过渡期正义进程的规划和实施。

五. 其他令人关切的局势

埃塞俄比亚

82. 虽然埃塞俄比亚政府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 2022 年签署的《通过永久停止敌对行动实现持久和平协议》结束了提格雷州的战斗，但关于性暴力的报告仍然存在。在该国其他地区，例如在阿姆哈拉，敌对行动不断升级，联邦政府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在此背景下，《持久和平协议》中有关性暴力、领土完整和过渡期正义的规定或是得到部分执行，或是仍未执行。据报告，冲突各方的成员，包括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厄立特里亚国防军、阿姆哈拉特种部队和民兵以及提格雷部队成员，均涉及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埃塞俄比亚问题国际人权专家委员会强调了侵犯行为的规模和范围，得出结论认为，仅在提格雷州，2020 年 11 月至 2023 年 6 月间，就有约 1 万名性暴力幸存者在一站式服务中心寻求医疗保健服务。此外，委员会强调，在 2022 年签署《持久和平协议》后，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特别是针对提格雷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仍在继续(见 [A/HRC/54/CRP.3](#))。然而，委员会的任务于 10 月终止。同样，为调查提格雷州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行为而设立的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的任务于 2023 年 5 月结束，但没有发表报告。在仇恨言论助长基于身份的紧张关系的背景下，对此类违反行为的区域和国际监测减少，令人关切。

83. 2023 年，联合国核对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案件，包括强奸和轮奸，涉及 795 名妇女、36 名女童、3 名男子和 1 名男童。其中，454 起发生在 2022 年。此外，人道主义服务提供者登记的案件涉及 370 名妇女和 192 名女童，其中大多数案件发生在 2022 年。幸存者面临强奸造成的非自愿怀孕和艾滋病毒感染，同时有报告称自杀念头增加。非国家武装团体成员，如奥罗莫解放军/奥罗莫解放阵线——谢恩派、提格雷部队以及阿法尔州、阿姆哈拉州和奥罗米亚州的法诺/阿姆哈拉民兵也牵涉其中。一些案件是厄立特里亚国防军所为。除阿姆哈拉州警察和奥罗莫特种部队外，埃塞俄比亚国防军也牵涉其中。全国恢复委员会报告说，约有 1 500 名女性前战斗人员是性暴力的受害者，其中 41 人发生子宫或阴道脱垂，并接受了矫正手术。由于人道准入受限以及提格雷州卫生系统崩溃，报告和服务获取受到限制。在阿姆哈拉州，由于获得强奸案受害人救助包等基本用品的机会有限，一些一站式服务中心要么关闭，要么运转不足。据称，女性卫生工作者遭到性侵，妇女人权维护者受到威胁，包括在网上受到威胁。

84. 关于 2022 年《持久和平协议》中概述的过渡期正义政策，政府于 2023 年 1 月发布了一份备选方案文件，并着手征求意见，包括向幸存者征求意见。此外，埃塞俄比亚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幸存者、传统和宗教领袖以及民间社会代表就过渡期正义问题举行了协商。与会者强调，必须追究性暴力施害者的责任，不予大赦，改革司法和执法机构，向幸存者提供服务，并在社区一级开展旨在消除污名化的外联活动。

建议

85. 我呼吁各方立即停止一切性暴力行为。我敦促政府执行包容各方和以幸存者为中心的过渡期正义政策，保障受害者了解真相、伸张正义、获得赔偿和不再发生的权利，追究施害者的责任，公开通报这些行动，并确保所有幸存者安全和不受歧视地获得多部门服务。

海地

86. 2023 年，在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和政治动荡局势下，武装团伙继续通过蓄意杀戮、绑架和性暴力来巩固对地盘的控制，从国外贩入的军用级武器和弹药可以轻易获得，更是助长了这种情况。帮派控制了首都大部分地区，并控制着水、食品、燃料和医疗服务等基本资源的获取。残暴的与帮派有关的暴力行径，包括大规模强奸行为，以前集中在首都，2023 年迅速蔓延到其他省份，特别是阿蒂博尼特省和西北省。名为 Bwa Kale 的民团运动的成员杀害了帮派成员或据称的帮派成员，进一步加剧了不安全状况。包括妇女和女童在内的约 20 万人被迫流离失所，许多人在教堂、学校和体育场等临时地点寻求庇护，他们在这些地方缺乏基本服务，仍有可能遭到再次袭击，包括可能遭到性暴力侵害。在监测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工作中，联合国核实了对 41 名女童实施的性暴力事件。此外，2023 年 1 月至 10 月，人道主义服务提供者共登记了 3 056 起强奸报告。

87. 生活在敌对武装团体控制地区的妇女和女童在试图逃离时，在家中或在街头遭到集体强奸。联合国 2023 年 2 月发布的一份联合报告着重指出，在 2022 年 7 月 8 日至 13 日的短短五天里，至少有 57 名妇女和女童遭到“G9 家庭和盟友”帮成员集体强奸。2023 年，海地问题专家小组报告说，又有 49 名妇女在太阳城遭到帮派成员集体强奸(见 S/2023/674)。帮派还实施性暴力，以此作为征服所控制街区妇女和女童的手段。一些受害者因拒绝与帮派成员建立关系而受到性侵。绑架中也会使用性暴力，为的是向家庭成员勒索更高赎金。总体而言，专家小组注意到，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是海地大多数帮派普遍采用的一种手段，而不仅仅是流氓成员的孤立事件的结果。

88. 在帮派控制地区，人道准入仍然是一项严峻挑战。由于普遍的不安全状况、高昂的交通费用、污名化和害怕报复，大多数妇女和女童不去就医，也不报告暴力行为。太阳城附近的多家医院遭到袭击，幸存者缺乏紧急避难所。面对这些挑战，联合国海地综合办事处(联海综合办)继续与联合国其他实体和海地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将性暴力幸存者转介到现有的医疗、心理和社会经济服务，尽管这些服务在太子港大都市区基本不足，在其他省份特别是在帮派暴力盛行的阿蒂博尼特省极为有限。

建议

89. 我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海地人道和发展应急工作的支持，重点关注最弱势群体，包括因帮派暴力而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女童的紧急保护需求，同时着力采取措施，消除不稳定的结构性根源。我敦促国际社会支持当局向所有幸

存者提供多部门援助，监测和调查帮派实施的性暴力行为，以确保追究责任和提供补救。

尼日利亚

90. 在尼日利亚东北部，在旷日持久的冲突和性别不平等的情况下，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仍然是保护妇女和女童方面的一项主要关切。在监测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工作中，联合国核实了对 359 名女童和 7 名男童实施的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事件。2023 年，人道主义服务提供者新登记了针对 296 名妇女、211 名女童和 4 名男童的性暴力案件，包括性奴役。受害者包括落下残疾的幸存者。非国家武装团体继续绑架妇女和女童，对她们实施强奸和性奴役，以此奖励战斗人员和激励新兵，而一些家庭则不得不同意强迫婚姻，以此作为规避绑架的应对机制。在博尔诺州，据报前武装团体成员在流离失所者营地外围针对女户主家庭或单身妇女实施强奸。联合国继续通过位于东北部的一站式服务中心向幸存者提供服务。然而，在专门服务方面仍然存在差距，特别是缺乏庇护所，在法证调查能力方面也存在差距。全国人权委员会设立了一个小组，负责调查关于国家武装部队系统性强迫堕胎的指控，该小组举行了闭门会议。截至目前，该小组尚未发布调查结果。

建议

91. 我呼吁政府确保追究性暴力罪行的责任并提供赔偿，包括在反恐案件中，敦促政府对关于武装部队强迫堕胎的指控进行有效和透明的调查。

六. 建议

92. 以下建议聚焦预防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重点是对性别问题有敏感认识且包容各方的停火和政治进程、安全部门改革以及军备控制，应结合我之前各份报告中提出的建议一并阅读。

93. 我建议安全理事会：

(a) 呼吁冲突各方遵守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立即停止一切形式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并允许联合国不受阻碍地进入冲突地区和拘留中心；

(b) 支持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467(2019)号决议，在所有相关令人关切的局势中，加速向和平行动和联合国驻地兼人道主义协调员办公室部署妇女保护顾问；

(c) 鼓励冲突的所有国家和非国家当事方作出有时限的承诺，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并监测其遵守情况，包括通过安全理事会各制裁委员会和妇女与和平与安全非正式专家组予以监测；

(d) 在和平行动、包括正在过渡和分阶段缩编的和平行动的任务授权和延期中，要求就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作出专门的业务规定，包括保留专门能力，即妇女保护顾问；确保授权和延长的任务包含促进性别平、具有性别

包容性的安全和司法部门改革以及军控和裁军措施，从而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

(e) 确保与妇女领导的组织进行充分协商，以了解妇女和女童在受冲突影响环境中所面临的紧迫的性别化的安全和保护问题，并强化各种措施，保护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的妇女，包括实施预防和处理报复行为的专门规程或准则；

(f) 适当考虑就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对安全理事会议程上所列局势进行专门的专题访问，特别是对有性暴力预警迹象的相关局势环境进行访问，这些局势环境包括军事化加剧、违宪的政府更换、恐怖主义、网上和网下基于性别的仇恨言论、冲突驱动的以性剥削为目的的人口贩运、轻小武器和弹药扩散、选举暴力、政治动荡、族群间紧张关系和大规模流离失所；

(g) 确保对性暴力进行系统监测，并将其作为定向制裁的一项单独指认标准，以遏制所有各方实施此类暴力；确保制裁委员会拥有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方面的专门知识；考虑对出现在本报告所附名单里已达五年或五年以上时间但从未采取过补救或纠正行动的惯犯实施制裁；

(h) 考虑向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移交似已犯下《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所界定性暴力罪行的情势；

(i) 适当考虑审查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与轻小武器和弹药扩散问题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有组织犯罪、武器非法贸易及实施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之间的联系；向我的特别代表办公室、裁军事务厅、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和联合国其他相关实体索取关于武器扩散和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之间联系的进一步相关资料，以深化采取行动的的证据基础。

94. 我鼓励会员国：

(a) 采取以幸存者为中心的办法来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力求通过优先考虑幸存者的具体需求、视角和愿望来增强其权能，并考虑基于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族裔、宗教、移民身份、残疾、年龄、政治派别、性取向和性别认同以及艾滋病毒或任何其他状况等因素的交叉不平等现象；确保幸存者的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并提高其做出知情决定和影响预防及应对政策和措施的能力；

(b) 确保为幸存者创造有利环境，使其能够不受歧视地寻求支持，包括在资金上加大力度支持预防和应对性别暴力的各项服务，如艾滋病毒预防、性保健和生殖保健、获得紧急避孕和及时的流产护理、社会心理和法律服务，并确保包括数据管理在内的各项工作都遵循安全、保密和知情同意的原则；

(c) 执行我的特别报告(S/2022/77)中概述的有关因冲突中的性暴力而怀孕的妇女和女童以及因此种暴力而出生的儿童的建议；

(d) 通过发展有成效的监督和责任追究机制，包括设立审查和筛选程序或机制，防止据信的涉嫌施害者被安全部队或预备武装部队招募、留用或晋升，

从而促进建立顾及性别平等和年龄的安全部门；建设安全部门的能力，以预见、发现和应对冲突驱动的以性剥削为目的的贩运活动；并考虑设立处理性暴力问题的专门单位；

(e) 通过国家军备控制和弹药管理立法，执行《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武器贸易条约》和其他相关文书，从而加强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预防工作；分享各国在制定促进性别平等的轻小武器相关立法和政策方面的现有做法，并借鉴现有的转让前风险评估做法，评估和减轻所转让武器可能被用于实施或助长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风险，包括在《武器贸易条约》义务范围内；

(f) 加强追责，具体办法是参照《调查和起诉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示范立法条款和指南》通过立法，培训司法人员，加强保护、调查和起诉，实行适当的司法机制起诉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行为，不论施害者的级别或隶属关系如何，推动变革性的、促进性别平等的赔偿，发展法证能力，从而加强调查；

(g) 制定、资助和执行关于妇女与和平与安全的国家和地方行动计划，并执行相关的区域行动计划，其中应含有专门用于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预算业务经费。

95. 我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包括会员国、捐助方及区域和政府间组织：

(a) 确保根据 2022 年《停火调停指南》，利用禁止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专门知识，为和平、停火、停止敌对行动和(或)后续协定的设计和执行提供信息；促进妇女和幸存者充分和有意义地参与政治和建设和平进程；确保将此类罪行排除在大赦和时效法范围之外；

(b) 为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妇女，包括妇女人权维护者、记者、建设和平者以及直接从事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方面工作的妇女创造有利环境，确保她们有权不受阻碍地接触国际机构并与之沟通，并建立紧急响应机制，处理报复问题，包括因与联合国合作而遭报复的问题；为面临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紧迫风险的平民，包括处于拘留、流离失所或移民环境中的平民，制定保护措施并及时作出响应；

(c)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减轻与生计活动(包括受与气候有关的安全风险影响生计活动)有关的性暴力风险，为此建设社区复原力，确保妇女和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幸存者安全获得就业和重新融入社会经济生活；通过投资于满足妇女和女童基本需求的服务，破除粮食不安全、贫困和性暴力之间的联系，确保妇女充分和有意义地参与人道主义、恢复、和平与发展进程；

(d) 消除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的根源，包括结构性性别不平等和导致幸存者遭到污名化的有害社会规范，为此推动妇女有意义地参与政治、安全和法治机构并发挥领导作用，同时与信仰、传统和社区领袖互动协作，以促进态度和社会转变；

(e) 视需要协助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政治任务、特使和驻地协调员办公室以及其他联合国实体的相关人员提供关于预防和应对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以及预警准备的培训；

(f) 解决长期资金短缺问题，为此向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多伙伴信托基金提供可预测的财政支助，以用于联合国制止冲突中性暴力行动网络的工作；通过支持法治与冲突中性暴力问题专家组，利用联合国系统在司法和法治领域的专门知识。

附件

据信涉嫌在安全理事会议程所列武装冲突局势中一再实施强奸或其他形式性暴力或对此负有责任的当事方名单

以下名单不求全面，仅列出有可靠信息证明的当事方。应当指出，列出国名只是为了指明当事方涉嫌实施侵害行为的地点。

中非共和国境内的当事方

1. 非国家行为体

- (a) Azande Ani Kpi Gbe;
- (b) 爱国者变革联盟——前总统弗朗索瓦·博齐泽；回归、索回和复原——鲍勃将军；“反砍刀”组织穆克姆-马克西姆·穆克姆；“反砍刀”组织 Ngaïssona-Dieudonné Ndomate；中非复兴人民阵线——Noureddine Adam 和区指挥官 Mahamat Salleh；中非爱国运动——Mahamat Al-Khatim；争取中非和平联盟——Ali Darrassa；
- (c) 中非人民民主阵线——阿卜杜拉耶·米斯基内；
- (d) 上帝抵抗军；
- (e) 革命与正义组织。

2. 国家行为体

国家武装部队。*

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当事方

1. 非国家行为体

- (a) 自由主权刚果爱国者联盟——让维耶；
- (b) 民主同盟军；
- (c) Chini ya Tuna
- (d) 刚果发展合作社；
- (e) 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
- (f) 伊图里爱国抵抗力量；
- (g) 人民爱国力量-人民军；
- (h) 上帝抵抗军；
- (i) 玛伊-玛伊民兵阿帕纳帕莱派；

* 表示当事方已正式承诺采取措施处理与冲突有关的性暴力问题。

- (j) 玛伊-玛伊民兵基法法派；
- (k) 玛伊-玛伊民兵马莱卡派；
- (l) 玛伊-玛伊民兵佩尔西莫托莫托派；
- (m) 玛伊-玛伊愤怒公民组织；
- (n) 玛伊-玛伊民兵亚库通巴派；
- (o) “3·23”运动；
- (p) 恩杜马保卫刚果民兵组织；
- (q) Guidon Shimiray Mwissa “将军”领导的恩杜马保卫刚果民兵组织-革新派以及 Gilbert Bwira Shuo 指挥官和 Fidel Malik Mapenzi 副指挥官领导的派别；
- (r) Ngumino
- (s) 尼亚图拉民兵；
- (t) 特瓦族民兵；
- (u) 特韦瓦内霍；
- (v) 保卫公民爱国者联盟；
- (w) 扎伊尔民兵。

2. 国家行为体

- (a)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 *
- (b) 刚果国家警察。 *

伊拉克境内的当事方

非国家行为体

达伊沙。

马里境内的当事方

非国家行为体

- (a)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组织的一部分；
- (b) 伊斯兰捍卫者组织；
- (c) 因加德图阿雷格人及盟友自卫团，阿尔及尔 2014 年 6 月 14 日运动纲领会的一部分； *
- (d) 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阿扎瓦德运动协调会的一部分。 *

缅甸境内的当事方

国家行为体

缅甸武装部队，包括综合边境警卫队。*

索马里境内的当事方

1. 非国家行为体

青年党。

2. 国家行为体

- (a) 索马里国民军；*
- (b) 索马里警察部队*(和同盟民兵)；
- (c) 邦特兰部队。

南苏丹境内的当事方

1. 非国家行为体

- (a) 上帝抵抗军；
- (b) 正义与平等运动；
- (c) 亲马沙尔的苏丹人民解放军反对派。*

2. 国家行为体

- (a) 南苏丹人民国防军；*
- (b) 南苏丹国家警察署。*

苏丹境内的当事方

1. 非国家行为体

- (a) 正义与平等运动；
- (b) 快速支援部队；
- (c) 苏丹解放军/阿卜杜勒·瓦希德派。

2. 国家行为体

苏丹武装部队。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当事方

1. 非国家行为体

- (a) 自由沙姆人运动；
- (b) 伊斯兰军；

- (c) 达伊沙；
- (d) 沙姆解放组织。

2. 国家行为体

政府部队，包括国防军、情报部门和亲政府民兵。

安全理事会议程中其他令人关切的当事方

海地境内的当事方

非国家行为体

- (a) G9 家庭和盟友——吉米·谢里齐耶(别名“烧烤”);
- (b) 5 Segond 帮——约翰逊·安德烈(别名“伊佐”);
- (c) Grand Ravine 帮——勒内尔·德斯坦纳;
- (d) Kraze Barye 帮——维特霍姆·因诺森特;
- (e) 400 Mawozo 帮——威尔逊·约瑟夫。

尼日利亚境内的当事方

非国家行为体

- (a) “伊斯兰国西非省”;
- (b) 致力传播先知教导及圣战人民军(“博科圣地”)。